

李 晓

# 你的故乡在哪里

时光的列车一进入腊月,大地上回家的熙熙人流,成为一幅幅最抒情最浓烈的年画。这一幅幅年画讲述一个共同的主题:回家过年。回家过年,那个家又在哪里呢?它在我们平时仰望的精神云霄里,到了年关,便从云层里纷纷而落,成为洁白的棉絮,温暖着游子的心房。

去年腊月我回老家,在腊月的最后几天里,看到这样的情景:山梁下,一群人打着火把缓缓移动着,夜雾裹裹着大地,仿佛是浓得化不开的情感。那是从远方打工回来的乡人,刚从火车或者是飞机上下来,便马不停蹄地赶回老家。

除夕那天,我那刚从外省打工回家的三叔和三婶,便忙碌着杀鸡宰鱼,从一个泡菜坛子里抓起泡菜做佐料,做着宴请亲友宾客的饭菜,柴火灶里的老树疙瘩燃烧时发出噼噼啪啪声,熊熊火光中,三叔和三婶浮现在老墙上的影子,皮影戏一般跳跃。农历大年初一上午,看见三叔和三婶长跪在祖宗坟墓前祭拜,我忽然懂得了,像我三叔这样的乡人,在异乡一步步挪动着脚步里,牵扯着他们生命的根须,其实还牢牢扎在老家的土里,在故土里,也还有着他们对先人生命密码的记忆。

我在老家的土房子,因为一座山顶机场的修建,18年前便灰飞烟灭了。而今我在城里的母亲,还保存着当年大门上的一把老钥匙,几度锈迹斑斑,又被母亲反反复复地摩挲着擦亮。有一天我问母亲:“妈,老屋早就没了,您还保留着钥匙干啥?”母亲转过身,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直到有一天,我陪母亲回到老家,看见母亲掏出那把钥匙,她拿在手上,怔怔地望着已经杂草乱窜的老屋基。母亲那神情,是在想象中旋转着钥匙,打开那把沉沉的铜锁,啾呀一声中开了门,关于过去岁月的记忆,全部储存在那老屋里。母亲这把保存着的老钥匙,原来也是对老家记忆的收藏。

有次我同来自东北的老柏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原乡,总是在乡村(其实乡村这个词是对农村的一种诗意美化)。老柏想了想回答我说,因为人类的祖宗不是在城市,是在森林里,人在内心里真正的栖息地,是在散发山野泥土草木气息的大地上。老柏从东北来到这座城市已40多年了,有天深夜雷电交加,他披衣起床推窗而望,一道闪电从天边掠过,老柏感到,那道闪电是从故乡而来,如一个巨大鱼钩,从万里之外伸来,将他钓起。有年春节,老柏回到在辽河边的故乡,风吹芦苇的土路上,他又恍然之中听到了母亲一声声唤着他的乳名,喊他回家吃饭。所以老柏在诗歌里这样写到,他灵魂里有两个故乡,是纤绳深深拉住的两头……老柏是幸福的,在他心里头住着两个故乡。

我在城市为此做过一次访谈,到底有多少人在心里把城市当作精神上认领的故乡?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大多数人还是愿意把自己的祖籍作为故乡,而这故乡大多数也是乡土之地。

在城市里,或许我们旋转不停的生活,缺乏一些乡村的传统礼仪,缺乏一些久违了的邻里情深,缺乏一些浇灌心灵田园的情感雨露,所以我们那种被表面忙碌充斥的生活,某些时候在精神上不能平安着陆,这让我们精神上的故乡陷入了漂泊状态,有了对所谓远方的朦胧眺望,其实最近的远方在心里。

拥有故乡的人,是幸福的人。故乡,与我们如影随形,它是我们内心里涌动的清泉,滋润着永远鲜活的初心。

你的故乡在哪里?你的故乡住心头。

## 过年

王慧庭

落叶上坐着一个秋,人生之秋悄然而去。翻开民谱,紧跟风俗,新年的祥云翩翩而来……回想起昔日在上海过年也是很热闹的,尤其是年三十是汉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中国人祭祖的历史十分悠久,祭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且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孝道文化符号。年三十家家户户在外地工作的亲人不远千里必须赶回上海老家,迎祖宗回家过年。

除夕之夜,万人空巷,人们都赶着回家合家团聚吃年夜饭。除夕,这个“除”字,是“尽”的意思。这一年至此而尽,俗称年夜,除夕之俗表示辞岁,压岁,守岁。我记得除夕那天在西安工作的大姐风风仆仆地赶回家。我则顶着太原的寒冷的大雪,背着北方80里红枣爬火车窗口,真是不容易。年三十清早,走进上海火车站,红彤彤的脸全是思乡的泪水……

等到大姐进家门。家中一片欢声笑语,家中已摆开了祭桌,桌上铺着红布,哈!桌上摆满了整整一桌子香喷喷的菜,点燃了一对高大的红蜡烛,桌上放着一双双筷子和酒杯,靠背长椅稍稍移开,小孩是万万不能动凳子的。孩子们都知道年三十祖宗回家过年呢!

接着按辈分一个个‘磕头’跪拜,每人手中拿着点燃的香拜几下,全家摆毕,等蜡烛和香点完了,每次爸爸都会喊一声“请祖宗”。每次我都会见到海外回国祭祖的阿姨,会对她的小子说:我是炎黄子孙。望老祖宗保佑……

接着妈妈在一个大铜盆里烧纸钱……在孩子们一片欢呼声中“吃年夜饭了”,爆竹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起伏欢呼浪高过一浪,整个上海沉浸在合家团聚浓浓的亲情中……

年三十送灶王爷上天,当然现在送灶王上天,新灶只是一个形式,无非把煤气灶擦得干干净净,没有供品,也不烧纸。有的人家贴灶王的彩色纸像,两边贴对联,灶台上供福橘(谐音福吉),甘蔗(象征节节高),乌菱(状如元宝)等果品,焚香,等一对红蜡烛燃完后就到大门口烧纸钱送灶王爷上天向玉帝汇报人间的故事。

当!当!当!家中大挂钟欢唱12下时,整个上海守岁的人们一片“过年了”的欢呼声。伴着震天的爆竹持久不息,滚雷般的响声,夜色烟花飞舞,贯彻城市红彤彤的夜空……地面一片红紫的海洋。

中国传统的春节给人们一份浓得难以化开的情,一种经年酿造的厚厚的味。这就是生养我们的“文化之根”。

# 雪落无声

编者按

冬已过半,体验过大风凛冽、寒气袭人之后,最盼望的大概就是一场大雪纷飞吧。雪和冬,是分不开的,也不应分开。景色萧条的冬天只有在雪的映衬下才会显出别样生机。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雪给冬带来了乐趣,也给春带来了希望。

雪花在不同的人眼里有着不同的记忆,有个北方的作者说,过去的雪下得大啊,一夜醒来,房门都推不开,大半人高的雪。如今,这样的大雪已经很少见,而人们对下雪的渴望却愈发强烈。本期,选编两篇有关雪的美文,与读者共享,让我们在文字中寻找雪的踪迹。

陈厚武

雪是冬天的灵魂,是自然的骄子,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珍宝。没有雪的冬天,称不上真正的冬天。

这雪,稀疏于冬日的早晨,浓密于黄昏时分。由稀到密直到越来越大,越来越密。一会儿工夫就漫天皆白,万物尽被白色掩盖,就连那细小的树枝和窄窄的竹叶上也裹上了白雪。人们躲进了屋子里,户外只剩下不知疲倦的风和着雪还在那里缠绵绵绵。夜幕随风进入人家,寒鸦已归巢,连平日放肆的狗叫都变得有一声没一声的。白茫茫的雪夜,空灵灵的只有风在那里喘息。旷野无人迹,晚雪落无声。耳边闻大吠,听来不真切。

倚门听雪,是雪落的闲逸。屏息静气地听,静听飞雪迎春的奏鸣,静听着冬天的种子在土壤里的呼吸声。飞雪迎春到,瑞雪兆丰年。等待了整整一个冬天,生命在飞雪中升腾。心像一粒种子,在风

吴 婷

“雪花想下又不想下,犹犹豫豫。你们商量商量,自己拿个主意。对面人家的屋顶白了。雪花拿定了主意:下。”读汪曾祺的《下雪》,韵味悠长,平淡朴实中充满了童趣。雪花在汪曾祺的笔下,仿佛成了一群调皮活泼的孩童,在屋顶上欢闹嬉戏。

记忆中,雪落故乡,似一幅水墨长卷,山脉河流隐约可见。故乡的雪,好像邻家的姊妹们,温婉地落在树梢上,飘入草木间,戴着掖、不吵闹。如老舍所写:“树尖上顶着一髻儿白花……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

从《诗经》中的“雨雪霏霏”,到《唐诗》里的“千树万树梨花开”,莹莹的雪花在诗词文章中纷飞了千年。它们时而悄无声息地跑进庭院,引出诗人“不知庭霰今朝落,疑是林花昨夜开”的自问;时而飞舞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寒江畔,与身穿蓑笠的老者一同垂钓。

## 山村的雪

里雪里等待,等待在春天里发芽。“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偎火闲散听雪落,围炉执樽叙江湖。诗书重读伴雪夜,疏怀淡淡平常心。

飘雪时分,夜深紧闭门,把风雪关在门外,静听雪飘的声音。如果飘了一夜雪,早晨起来打开门户,那种寒冷的青冽,那种清新与冰凉就会让你打一个寒激。银白的世界里只有银白的雪,还有人心里洁白的感受。所有的不快和瑕疵都被积雪覆盖,仿佛人世间本来就是这么纯净洁白。窗外的白雪皑皑,是大自然的造化之作,风随山形雪随意,寒绕树冠披冰晶。



真正的旅行,不在于走过了多少地方,而在于成就了多少次全新的自己。

赵春青 画

成 成

初见永嘉以温州,心底骤然而生惊诧,想不到以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而广为人知的这里原来还有水长而美的另外一面。外人皆道温州人善商,只知繁荣的市场,云集的民企,密布的工厂,不知这里也看得见隐逸青山,迢迢绿水,记得住长长的乡愁。

—

“源头花漫处,踏石问轻舟。”走在岩坦镇源头村的街头巷尾,抬眼可见舴艋舟的主题元素。刹那间,两头尖尖,以杉木或松木为船体,以竹片和箬叶编织而成舟盖篷篷,状如舴艋的一叶轻舟仿佛载着唐风宋韵迤迳而来。

过去,作为楠溪江唯一货运工具的舴艋舟行驶至此就算到了头,因而得名“源头村”。载不动词人李清照的离愁别绪的舴艋舟,其实在楠溪江上来来往往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历经时间的淘洗和沉淀,成为楠溪江人难舍的文化符号和乡土记忆。当最后一批船工也在上世纪90年代转行,不见了舴艋舟背影的楠溪江恍若丢掉了灵魂。

乡村振兴战略为舴艋舟的复活带来了契机。去年,永嘉在岩坦镇挖掘和复原“船工文化”,消失了近30年的舴艋舟终于得以重现楠溪江。

源头村,当今天续上舴艋舟传统航线第一埠的历史时,她被完全唤醒了。很难想象一年前这里还是镇上有名的“脏乱差”之地。精干利落的村委会主任陈小静快人快语,一看就是个撸起袖子实干的人,原本在广东做服装生意,村里换届选举前,老支书多次上

读到李白的“雪花大如手”,“燕山雪花大如席”,心中颇感疑惑——难道千年前的雪,如此气势磅礴?转而一想,也许是苍茫的北国雪,抑或是诗人的故意夸张罢了。

在唐朝,清闲的白居易在家中,望着窗外天色阴沉,“晚来天欲雪”,新酿的米酒香气扑鼻,红泥火炉已经准备好,于是向好友发出“能饮一杯无”的盛情邀请。真切诚恳的语言,如熊熊炉火,温暖了友人的心房。“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静谧寒冷之夜,卧床的白居易忽觉被窝枕巾冰冷无比,继而瞧见窗户发亮,听到竹枝被折断的声响,才知道窗外已是大雪飘零。

烹雪煮茶的故事,在古今诗文中偶有所见。《红楼梦》里第四十一回,妙玉煎茶给宝玉吃,宝玉吃后

惊叹轻浮无比。黛玉便问妙玉:“这也是旧年酤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

积攒梅花上的雪,化水煮茶,实在闲情雅致。梁实秋在其散文《雪》中也记述了雪水煮茶的趣事。梁先生就刚落的积雪掬起表面的一层,放到瓶里融水后煮沸,用小宜兴壶泡大红袍。先生细品后猛嗅了几下喝干了的杯子,但是“一点也不觉得两腋生风,反而觉得舌本困强。”梁实秋雪水烹茶的率直可爱,不禁让我哑然失笑。

诗文中的雪,或文静、或俏皮、或含蓄、或猛烈,可观赏,亦能烹茶。寒冷之日,与这千姿百态的雪围炉攀谈,多么温暖惬意!

雪域中蠕动,水色变成了黛青色。弯弯的水面上,有丝丝的热气蒸腾。河水动着,看不到涓流;曲水淌着,没有声音。一切天籁,都被这无尽的雪,吸收融化了。

“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赋。”这样潇潇洒洒的一场好雪,似乎暗示着要迎来一个丰年了。



资料图片

## 阳谋

陈伯永

父亲是个很朴实的农民,一生勤劳艰辛,唯一的爱好就是喝点土烧酒。

父亲喝的是自家酿的五十多度的高粱烧,常常一个人一日三餐,喝得有滋有味。不过,父亲的酒量很小。父亲八十寿诞那天,哥哥一家从西北赶来祝寿,还特地花钱买了两瓶正宗的陈年茅台酒。

哥哥说,父亲这辈子真不容易,含辛茹苦独自拉扯大我们兄妹俩,还把我们培养成了大学生。嫂嫂说,父亲喝了一辈子土烧酒,今天也开个洋荤。

寿宴开始后,哥哥给父亲倒了满满一小杯茅台酒,给其他人各倒满一杯土烧酒,全家一起祝福父亲健康长寿。

茅台酒是哥哥、嫂嫂孝敬父亲的,自然由父亲独自享用。一小杯茅台酒,父亲一口闷了下去,他紧紧地抿着嘴,屏住气,好长时间才张开,像是要把很好闻的酒香也咽下去一样。

父亲连声说,好酒好酒,比土烧酒好喝多了。父亲说着,脸上泛起了好看的红晕。嫂嫂赶紧又给父亲倒满一杯,父亲捧着酒杯站了起来,双手高高举过头顶,又缓缓放下,恭恭敬敬地把酒洒在地上。

父亲噙着泪花说,这杯酒是敬你们老妈的,她命苦,走早了,这么好的酒,她连见都没见到过。我赖着不走,福气好,赶上好日子了。

父亲仰起头又说,老伴,今天我们全家都齐了,儿子儿媳买来了茅台酒,你也喝上一口吧。父亲说着,两行热泪唰地下来了。

我们也像父亲一样把酒洒在地上,浓烈的、好闻的酒香就弥漫开来,慢慢地飘出窗外,飘到了天上。

母亲生下我后不久就去世了。

母亲的酒量比父亲的要大,但她平时滴酒不沾,只在过年过节时才陪父亲喝点。

## 楠溪江上乡愁长

撑船的师傅60多岁,身体结实,稳稳地站在船头,一篙一篙或点着溪床,或撑着滩石,顺着江流飘荡回转,时缓时疾,气定神闲。能够重操旧业,怕是老船工做梦都想不到有这么一天。

荡漾在楠溪江的波光里,很快便来到了网红打卡地“屿北村”。一路同行的岩坦镇党委书记徐翔指着眼前一溜儿白墙黑瓦的排屋说,“一千年的低调”使屿北古村拥有了5张国家级金名片。据宗谱记载,屿北村原为徐氏聚居地,建于唐,兴于宋。由于古村保护完好,有30多座古宅,40余座四合院大厦,每座院子都有一个典雅的堂名,处处蕴含着村人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和诠释。包括始建于1186年的尚书祠(汪氏大宗祠)在内,村中有11处省级文保单位。但因为居民生活和老屋保护之间的矛盾,这里的建设一度迟滞不进。荣耀的古村,乡还是那个乡,愁却变成了“何时不再躺在宝藏上饿肚子”?

这一问终于有解了。

像陈小静一样,在乡贤回归助推乡村振兴的潮声中,还有一大批企业家回到故里安放乡愁。屿北古村开创了“整村置换、村企合作”新模式,探索政府、村民、村集体和企业四方共赢的古村振兴之路;划出100亩土地建设安置房,古村整村置换,古宅产权归

村集体所有。村里的古村部分、田地、山场,交由开发商统一开发,流转的400多亩田地会呈现出一片休闲农业的景象,7000多亩山场也将打造成“风景山”。今后的收益由开发商和村集体分成。

难能的是,屿北村没有被过度的商业化侵蚀,依旧古风盎然,光阴沉静,令人不知不觉之间就会放慢脚步。随处踩着一块石板,似乎就会触动一个时代的开关。尚书祠里的照壁古拙,仕学堂里的匾额文化,改革纪念馆里的手迹、岁月,村前的荷塘和停靠在石桥下的舴艋舟,均见证着一个江南乡村的千年流变。

在尚书祠门口,恰遇见七八个身穿旗袍的中年女人,站在石阶前举着自拍杆尽兴拍照。她们也是来打卡网红村的吗?

三

从楠溪江顺流而下,遇见的一处处古村落,如群山静默,但梁柱上的纹路、石头上的青苔,肌理中留下的气息,会一下子打开你情感记忆的闸门,不禁感喟传统与当代并未割裂。

永嘉从来不缺“务实”。几百年前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义利并举的文化血脉如今依然在这片土地上流淌,正如眼前这楠溪江。

想起了桥头镇书记讲的楠溪江支流——菇溪河的故事。早年因发展组产业,污水直排,这里成了“黑臭河”。当地企业家自发捐资3000万,作为河道治理的启动资金。十年过去了,菇溪河恢复了往日的清澈。河畔石碑上,镌刻着捐资名单,一分一毫,皆关“乡愁”。

过去,舴艋舟承载不动古人的愁思;今天,却满载着楠溪江两岸古村落的追梦人,在水路上勾勒出一条乡村振兴示范带,实现同频共振、抱团发展。